

《突厥语大词典》与回鹘文献中 药材词汇对比研究

再纳汗·阿不多 任 飞 (新疆喀什师范学院,新疆喀什,844006)

[摘 要] 回鹘文献语和喀喇汗王朝语的前身都是古代突厥碑铭文献语言,它们都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喀喇汗王朝语与回鹘文献语由于所处语言环境不同,造成回鹘医学文献与《突厥语大词典》药材词汇名称有一定的差异。回鹘医学文献中的药材借词要比《突厥语大词典》中的药材借词多,这并不能说明喀喇汗王朝与别的民族交流不频繁。回鹘文献语开放度比较强,《突厥语大词典》中的药材词汇名称对后来维吾尔医药词汇名称影响更大。从词汇学、语言学等的角度来研究维吾尔医药词汇可以从中了解相关医药学方面的文化。

[关键词] 《突厥语大词典》;回鹘文献;药材词汇;对比研究

[中图分类号] H03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简介] 再纳汗·阿不多(1979-),女,讲师,研究方向为维吾尔语言文学。

《突厥语大词典》(以下简称《词典》)是一部成书于11世纪70年代喀喇汗王朝时期的语言学巨著。它是学者、语言学家麻赫穆德·喀什噶里经过在突厥语部族地区进行广泛深入的语言调查后,在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的巴格达编撰的一部以阿拉伯语诠释突厥语的关于突厥各部族及地区生活的百科全书式词典。代表着喀喇汗王朝语,《词典》中记载的药材词汇名称有些和回鹘文献中的名称相同,但是由于所处环境不同,有些名称已经有了一定的差异。9世纪中叶和后期,生活在中国北部的维吾尔族一部回纥族,由于回鹘汗国遭受饥荒和疾病,经济濒于崩溃,又为黠戛斯所破,其大部分西迁,同原来就居住在新疆广大地区操焉耆、龟兹、于阗语的回鹘融合。吐鲁番出土的回鹘写本中保存有大量的医学文献残卷为德国吐鲁番考察队考古所得,现存柏林,大多由热合马提刊布。其中,吐鲁番出土的邓浩发表的,编号为T.I.D120的写卷内容保存较多,共计201行,除最后一叶残损较多外,其余各叶都保存得相当完整,内容为治疗各科疾病的药方。另有两件编号分别为T.III.M.66和T.III.M.66的文献也由邓浩发表^[1]。笔者主要参考了耿世明的《古代维吾尔文献教程》中的医学文献残卷选文,成书于9世纪左右的《回鹘医学文献》是反映当时高昌(今吐鲁番)回鹘王朝医学的珍贵资料,其内容包括药物牛角、尿、乳汁、羚羊角、斯迪系、牛、马、狼、人、兔胆汁、麝香、海狸香、硫砂、胡杨胶、桑椹干、紫白檀香、葡萄醋、黑胡椒、芝麻、蒜和自铅粉等^[2]。

从回鹘文献中的药材词汇和《词典》中的药材词汇名称来看,由于二者所处语言环境不同,彼此在语音和称呼上已经形成一定的差异。《词典》中的药材名称与回鹘语不同的词汇(第一个词是词典中的词汇,第二个词是回鹘文献中的词汇)有葡萄buda不同于üzüm、核桃qoz不同于yaqak、谷子和粟öyür不同于konak、豆子borsu不同于burqak、梨yaqrī不同于ügür、树胶和胡杨胶toğrağū不同于yelim,“马奶,马乳酒kimiz”“猫mux”、“桑üzme”这三个词是词典中的称呼,现代维医中的“qimiz”、“yzym”是回鹘文献中的称呼,这些词汇名称发音基本相同,词义也相同,而回鹘文献中的“qumuz”、“mişkiç”与现代语

音差异比较大。所以总的来说《词典》中药材词汇名称的语音对以后维吾尔药材词汇语音的发展影响更大。同时,柳树sögüt=sögüt、骆驼täwä=təvə、油的yaqrī=yaq、毒ağū=ağū,《词典》中的“üzüm”、“yaqak”、“yelim”、“burqak”、“konak”等药材名称到现在基本还在沿用,而回鹘文献中的“buda”、“qoz”、“öyür”到现在基本不再运用。总之,从回鹘文献中和《词典》中的不同的药材名称来看,《词典》中的药材名称代表了之后药材名称的发展方向。

回鹘语大量吸收阿拉伯-波斯语借词,是从回鹘人10世纪信仰伊斯兰教开始的。后来随着伊斯兰教在回鹘人中的推广,特别是以高昌佛教文化为中心的回鹘人改信伊斯兰教,极大地扩大了阿拉伯语—波斯语的势力。11世纪以后的回鹘文献语言中出现了很多阿拉伯语—波斯语借词,其中有一些一直沿用到现代。但是在《突厥语大词典》中出现的阿拉伯—波斯语借词还是不多,然而和麻赫穆德·喀什噶里处在同一时期的维吾尔族学者玉素甫·哈斯·阿吉甫编写的《福乐智慧》中阿拉伯-波斯语借词却很多,这可能和麻赫穆德·喀什噶里的写作目的有关系,他希望更多的人了解突厥语,让突厥语源远流长。以下是笔者查阅整理的《词典》中的药材借词:(1)珍珠“jinqū”为古代汉语借词;(2)檀香“qīndan”“čintan(čindan)”属于《突厥语大词典》中的古代梵语借词,其梵语形式čandana早在古突厥文碑铭中就开始出现,如čintan iyač kelürp(带来檀香木)。在古突厥文占卜书中也有出现,如čintan iyač üze:olurupan(坐在檀香树上)。在哈卡尼亚语文献中多次出现,属于《突厥语大词典》中的古代梵语借词。^[3]印度对丝绸之路的影响是与佛教的传播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种影响首先表现为文化形式,随之也影响到了维医药。《突厥语大词典》中收录的古代梵语的词语,从中可以看出梵语文化对新疆地区的影响,可以丰富人们对古代西域多元文化形成的认识。^[4]例如,檀香曾称紫真檀,《新修本草》载紫真檀;“出昆仑盘国,惟小生中华”^[4]《大明一统志》云“檀香……回回等国,今岭南诸地亦皆有之。树、叶皆似荔枝,皮青色而滑泽”;^[5](3)红花“zaranza”为《突厥语大词典》中的粟特语借词;(4)番红花

“əgit”是阿拉伯语借词，麻赫穆德喀什噶在《词典》中解释“əgit”为“预防生癣或防止中邪涂在儿童面部的一种药。它是用藏红花等药材配制成的”。《词典》中的“kayaquk”作者解释为“一种带香味的植物。我怀疑这是否是番红花”。《词典》“kürküm”作者解释为“这个词于阿拉伯语相同”。阿拉伯语称番红花、藏红花为“zeipiran kurkum”，《词典》卷一511页中称“kürküm”回鹘医学文献残卷中也称“kürküm, kürküm”麻赫穆德喀什噶在《词典》中特别解释“kürküm”和阿拉伯语相同，并且和阿拉伯语“kurkum”名称一样，由此可以看出，它应该是阿拉伯语借词，而且番红花是阿拉伯香药中比较典型的一种香药。(5)菖蒲“əgir”这个词可能是古波斯语借词，它和波斯语中的“igir”语音没有太大的区别，词义相同。

回鹘文献语言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吸收了不少其他语言的词汇，这一部分词语成了回鹘语文献语言的组成部分。回鹘文献中的药材借词有汉语借词、古波斯语借词、梵语借词、古阿拉伯语借词、泰国语借词、古代西域语言借词，但是《词典》中的药材词汇借词名称就没有那么丰富，即回鹘文献中的药材借词要比《词典》中的药材借词多，并且有些词在回鹘文献中是借词，但在《词典》中有自己的名称，这在下面的词中有具体的说明。

回鹘文献药材词汇借词如下：

一是古代汉语借词：

(1)“hua, rahu”花^[6]

(2)“yinqü-ünqü”珍珠^[6]《词典》中称也称“jinqü”

(3)“yoqa”膏药^[6]《词典》中称“yakiŋ”

二是梵语和泰国语借词：

(1)“mung”芒果“芒果”<葡萄牙语 manga<马来语 manga<泰

(2)“čurnī”药方(梵语借词)^{[1]125}

三是古波斯语借词：

(1)“mür”、“蜜”源于康居mür<古波斯语“mihr”，《词典》中称为“bal”或“ari yaŋi”。汉语中的“蜜”应该从“mür”词借入进去的。

(2)“nuşadı”礞砂^{[1]125}《词典》中称“qatır”。

(3)“nara”石榴<粟特语 anar-aka<波斯语“anar · munga”。

(4)“pitpidi”胡椒(礞砂和石榴、胡椒存在回鹘文献语言中，他们借自古伊朗语<帕提亚语，存在于公元1000年世纪末之前>和古波斯语<或2-10世纪>的词汇^{[1]125})《词典》中胡椒称“murq”。

四是古代西域语言借词：

(1)“kürküm”番红花，阿拉伯语中称番红花为“kurkum”，“番红花”在《词典》中有三种读法“əgit”、“kayaquk”、“kürküm”。《词典》中作者也特意提道“kürküm”这个词和阿拉伯语相同。这个词的借入方式应该是：阿拉伯语>古西域语言>回鹘文献语。

(2)“küji”表示香，是早期的粟特语借词，在8世纪的回鹘佛教文献和景教文献中多次出现，altunzmuran küji(金子、没药树脂和香)。在回鹘文医学文书中也有记载，如 sariy küji, yürürin, qara küji(黄色的香、白色的香、黑色的香)，该词以相同的意义保存在现代维吾尔语中，以 küji 的形式通过回鹘语借入到古代蒙古语中。

(3)“bar-buda”葡萄、葡萄酒，源于大宛的 badaga<伊兰语 budāwa.—buḍa-wa，《词典》中称“üzüm”，现代维吾尔语沿用了《词典》中的称呼“yzym”，“buda”这个词被汉语借用。《词典》中“bor”称为酒，回鹘文献中葡萄、葡萄酒也称为“bor”。

(4)“künčit”芝麻(焉耆-龟兹语)^{[1]125}《词典》中称“küq”。到现在维吾尔语中这两个词仍在沿用。

“回鹘文献和喀喇汗王朝语的前身都是古代突厥碑铭文献语言，他们都是在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1]1236}，由于所处的环境不同，在词汇名称、语音上都有一定的差异。一方面，《词典》中更多地包含了新的语音特征，代表了以后生药词汇语音的发展方向，另一方面，从回鹘文献和《词典》中生药的不同称呼来看，《词典》中药材词汇代表了以后药材词汇名称的发展方向。回鹘文献和《词典》中都有共同的借词，但是《词典》中药材借词的数量少于回鹘文献中的借词，这并不能说明当时喀喇汗王朝与别的民族交流不频繁，这和作者的写作目的有着密切的关系。

参考文献：

- [1] 邓浩，杨富学.西域敦煌回鹘文献语言研究[M].甘肃文化出版社，2002.
- [2] 奇玲，罗达尚.中国少数民族传统医药大系[M].内蒙古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370.
- [3] 阿布里克木·亚森.<突厥语大词典>等文献中的梵语借词[J].西域研究，2006，34(6).
- [4] 新修本草[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 [5] 李时珍.本草纲目[M].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8：828.
- [6] 陈世明.维吾尔语汉语借词新探[J].西北民族研究，2007(1).